

人间物语

关河

| 吴立群 文 |

如果不是无意中被“关”在云南楼坝古渡，我的宜宾横江古镇之行，势必将归于平淡。

“关”住我的，是横江，又名关河，金沙江南岸一级支流。

关河发源于云南昭通龙洞山，于万山丛中一路由南向北，势不可挡。到了横江镇地段，陡然一横，水流由西向东。虽然江横处仅长3公里，但“川滇咽喉”的威名，自秦代起便传扬至今。江畔横江古镇由此横空出世，与北岸的云南向家坝镇组在一起，像葫芦的两截，上面系着横江飘带。

民国初期建设的大量建筑，90%保存完好，并仍然在使用，所以，横江古镇是有生活、未商业化、不卖门票的“景区”，是活着的古镇。其厚重的历史文化、优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川西风味、淳朴的乡村气息，造就了她别样的魅力。天下古镇一个样，横江不一样。这是一个胜景与生活融为一体、历史与文化交相辉映的古镇，是一座保存完整，体系完备的古镇，完美地呈现着宋、元、明、清等历史阶段的烙印。一番走马观花过后，同行的“老顽童”蔡先生得知河对岸就是云南，他立即提议去对岸走一趟。

河水宽约百米，波涛滚滚。船系铁制，柴油机动力。船工有两人，一人船尾掌舵，一人船头撑篙。渡船并非拦腰横渡，而是逆水而行至河中央，然后在机动力和水势的共同作用下，以“人”字型路线抵达对岸码头。船工虽然熟练，但从他不敢稍有懈怠的眼神里，从柴油机自始至终在加油门的轰鸣声中，我分明感觉到了巨大的抗争、冲突，只不过是一种暗中较劲。因为有谙熟水情的船老大一前一后保护着，我们惬意地享受有惊无险的刺激。

秋江漠漠，古渡寂寥，两层楼的歇山式楼阁阅尽沧桑。站在云南楼坝（1974年前属横江镇）回望横江，古镇风光一览无余，对岸刚刚驻足过的萧公馆洋楼，在川西民居

的映衬下，尤显风姿绰约。朱家民居前两株140年前由法国引种的黄桷兰（白兰）隐约可辨。据当地人讲，每当白兰开花时，整个镇子都在她清幽的花香中沉醉。

在楼坝略作转悠，时间将近下午5点，我们赶紧返回。此时，渡口已聚起五六人，但对岸渡船一动不动。5点一刻了，还是不动，静穆如丛丛慈竹。夕阳西下，淡月初升，连着岸上的民居，背景里的青山，横江映照出了一幅绝美的水彩画。5点半了，我们扯开嗓子喊“加价，加价”，还是不动。我们被“关”住了。无奈之下，我们对着落日里即将合龙的横楼大桥暗暗发誓：等大桥建成了，我们还要来，一天在桥上走上十个来回，气死渡船。待渡的老乡说，横楼大桥连接渝昆高速，这条高速公路由横江镇河谷南进云南。等大桥建成，渡船就要结束使命了。6点出头了，船不叫而自动。我们终于重返望眼欲穿的横江左岸。

当晚，在远方朋友的帮助下，横江镇杨镇长“收留”了我们三位不速之客。杨镇长说，横江镇位于宜宾市叙州区西南石城山下。如果说镇后的石城山是一座孤城，那么横江镇就是一把铁锁，紧紧把守在绵延几百公里、高2000—4000米的乌蒙高原前。据《横江镇志》记载，自古以来，无论水路、陆路，滇东北物流绝大多数均由昭通、盐津至横江镇，而后入金沙江。反之，四川物资南向云南也须经横江而入云南盐津、昭通。从秦代的五尺道、隋唐石门道、宋至民国的川滇茶马古道，到现代的内昆铁路、渝昆高速公路、云南盐水公路，无不由横江河谷南进云南。

这是真正的吐纳千古，气吞山河。我触摸到了地图上感知不到的“川滇咽喉”。当晚，杨镇长的讲解分明又一次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横江的个性与魅力。横江啊横江，你见证了多少关闭与通达，抗争与突破，静穆与沧桑。

一切关于生死、仇恨、穷达的冲突，仿佛一场场实景演出，它们以石城山为背景，横江古镇为舞台，自从首演，就再也不曾落幕。

……

青山遮不住，但它束紧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通道，加快了历史风云的流速；绿水日夜流，水中有多少行人的眼泪，可惜正如辛弃疾所慨叹的：“可怜无数山”——只看到无数青山。历史的风云，哪怕当地人，又有多少人还记得，还热爱呢？

俱往矣，今晚，我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小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清晰地重温了一个关于围困与突围的故事。我听得入神，历史中的横江却依然是江流有声。

横江让我着迷，让我深思。在观照横江时，是否存在一个“咽喉定律”：是咽喉，在享受得天独厚便利之时，就难免经受超乎寻常之地的困厄与灾难；有难、有险，就有纾困之计、解难之战，于是乎，在锁闭与突破的对决中，横江难逃劫数，也屡获生机，屡得先机。

杨镇长说，你们来晚了一天，要是赶上“369”集市，古镇可热闹了。对我而言，倒是历史上的风云际会，让横江拥有了与众不同的历史厚重和文化魅力，它将牢牢地吸引着千里万里以外并非为赶集而来的人们。当然，杨镇长所说的热闹，恰恰是古镇生活的客观体现，比之那些名满天下而“有名无实”的空心镇，不知要令外地人兴奋多少倍。

我们为探寻历史的足迹而来，但古镇上空已隐隐传来现代旅游的风云。走过无数抗争与无奈的古镇，能否独守宁静与祥和？从省上捧回“四川省文化旅游特色小镇”金字招牌的杨镇长，也曾矛盾：他既希望横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又不希望古镇过快地火起来，过分地被旅游商业气氛所裹挟。这是当今横江人不得不面对的无奈和抗争，是“横江之困”。横江古镇，她将续写怎样的新时代传奇？

忆林

苦夏的馈赠

| 杨文集 文 |

衣衫清减，热风昏昏；身体疲倦，精神不振。民间常谓“苦夏”。

苦夏已至，不断勾起我融不散的记忆——那流不断的汗水，那种不完的农田，夜里睡门板，四肢酸痛，天不亮又得爬起来，跟父母一起用锄头或扁担，迎接酷热的三伏天。

对于我和我的同代人而言，田间劳动是少年时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时尽管也会觉得劳累不堪，如今回头细想，在那艰辛的操持和锤炼之中，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身体和自然、父辈的关系，都有了更为亲切而深刻的体认。

记得小时候傍晚收工时分的田埂，赤脚上岸，隐入尘烟，在暮色深沉里回家，铺天盖地的蚊子迎面而来，劳动一天也是全身酸楚，可内心并无怨愤和委屈，只将暑假劳动当作了日常修行，而有父母和姐弟的陪伴，童年的记忆就是一份有亲情打底的暖色调。

那时候，每一年最艰苦的劳作时光，就是所谓“双抢”，就是南方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耕生活中的抢收抢种。这个时刻往往都是每年最酷热的暑期，也就是7月中下旬。我们村上的小孩都是七八岁就开始跟随父母参加农忙时节的田间劳动，并迅速成长为不可或缺或“劳动力”。这个双抢季最辛苦的莫过于割稻子，戴着草帽弯腰拿着镰刀顶着酷暑，右手执镰刀，左手握住一把水稻，往里用力割割下来，一小堆一小堆地集中归置放好，这时候往往是汗如雨下，顾不得擦拭（只有此时此刻才明白“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真意）。成熟的稻子有刺人的芒，刮到脸上或胳膊上都是一道道痕迹。头项上是灼热阳光的直射，脚下是热浪逼人的泥水，身体得承受高强度劳动带来的挑战和疲惫，有时候还会有蚊虫在周围“环绕立体声”缠绕鸣叫，时而在身上叮咬出大小不一的肿块。

接下来的拔秧苗相对轻松一点，可这也很考验一个人的手劲，得从一丛丛的秧苗里将之连根拔起（用力过猛就会扯断秧苗），积累到一定数量再捆扎起来放好。青翠欲滴的秧苗总比金黄刺人的稻子更讨人喜欢。拔秧一般安排在清晨，那时候比较凉爽，再来一点

晨风轻拂鸟儿鸣叫就感觉是一种难得的快乐了。这时候，水田的水蛭就极为讨厌，盘吸到腿上有时候还很难挣脱，甚至会钻进皮肤里。

到了最后一个环节——插秧了，这也是需要长时间弓着腰才能进行的工作，它除了考验体力和耐力，也考验我们的智力甚至审美能力。一排排的秧苗插进田里，最终需要形成横看成岭竖成线的格局，可是我们几个孩子的眼力哪有那么好？歪歪扭扭的田间秧苗“跑火车”倒比较常见，有时候一阵风吹来，秧苗都扑倒在盈盈一水间，不得不返工重新操作。让一株株秧苗在泥土中生根站稳自然生长，是一件令人头疼也很吸引人的事情，一排排既稚嫩又倔强的秧苗，就像自己的劳作艺术品，在田园这个展览空间自然而野性地生长。合乎自然的事物与过程才是真正有美感的。此刻的劳作似乎又染上了一点与生命成长有关的感同身受的体验了。

劳作中自然也会有短暂的欢愉，比如祖母会把点心和熬好的绿豆粥送到田头，有时候父亲还会买西瓜来解暑，遇到挑着豆腐花来售卖的小摊，父亲也会买几碗给我们填饱肚子补充体力，那种弥漫清香鲜味十足的豆腐花，给童年馈赠了一种长久存留舌尖的回味。“双抢”结束的时候，家里都会安排一顿打牙祭的高级食物享受，会有平常吃不到的一些肉食，包括粉蒸排骨、红烧鳊鱼等。在离开故土的漫长时光里，我似乎再也没有品尝到如此让人期待和欢呼不已的食物。

对于我们上世纪60年代出生、成长的一代乡村青少年来说，这些就是我们的日常，也是我们人生中必须要面对的劳作。现在回头一想，当年的中专同班同学，几乎全部来自乡村，一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优等生，对家中长辈的劳作辛苦和处境艰难都是可见可闻，因而也是可感同通的，田间劳动的朝夕相处让我们很早就体会到了生存的不易，更感受到了父辈养育我们的辛酸，这就让我们一些懂事的孩子容易心智早熟，发愿要好好读书，成为一个有出息、长大成人后能够知恩图报的人。



雨的节奏

摄影 一千度